



SHEN PAN XI TE LE

SHEN PAN XI TE LE

审判希特勒

德国 菲力普·范·尔金德特 著
董培继 邸魏 邵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712.45

E084



审判希特勒

(美国) 菲力普·范·尔金德特 著

董培继 邸魏 邵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据美国纽约 Bantam Books
Inc. 1980年版本译出

审 判 希 特 勒

SHEN PAN XI TE LE

【美】菲力普·范·尔金德特 著

董培继 邸魏 邵鸥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43 千 插页: 1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95册

ISBN 7-204-00562-7/I·51 每册: 3.10元

引 言

导演静静地站着，等待着眼睛适应联合国最高司法会议厅昏暗的光线，慢慢地环顾四周。他的上方，主席台左右两边镶有玻璃长窗的要人席上，设有歌剧院式的座位。明天开庭审判，将有两名全副武装的海军卫兵在两旁站岗。起诉时，为了防备人群涌向主席台，在列席者座位前面的过道上，还要安排十几名卫兵。为了拍摄这些场面，导演设置了两架摄影机，并对准法庭下面，调好了焦距。

导演架稳了摄影机，身体微倾，抓住摇杆，头顶着冰凉的机盖，将眼睛对准指示镜头，看着主席台下面成了缩影的场景。他轻轻握着把手，控制摄影机穿过了六排代表席，观察了七百多个席位。他头顶灼热的灯光，将第三架摄影机设置在第二排安全岛上，对准会议厅中心侧廊调整了焦距。这里，上方的四级座位是特邀演讲人或辩护人的席位；另外四级是将军们的秘书和代理人的席位，身后设有罗马式的大理石桌子。主席台领导席位后的墙壁上挂着美国警察徽章。导演还在另一边安全岛上设置了第四、等五架摄影机。每隔几英尺，要安排很多全副武装的卫兵，无数的便衣保安人员混杂在出席的代表之中。

导演感到后脖颈凉气飕飕直冒。他挺起胸膛，来回走

动，伸出那只健全的手摸了摸前额。他身边的摄影师正在准备装胶卷。

“往前点。”导演说。

他没走上前去，只是看着年轻人默默地工作，熟练地操作着灵敏而精密的摄影机。他赞美摄影师娴熟的技巧，同时又感到这个小小的摄影机，无论是片子本身的性能，还是安置的装备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摄影师爱好摄影事业，他的爱好是实在的，自我的。这工作不需要什么冒险，又是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世代或家族，都能从中得到历史的连续和对未来的启迪。他——阿道夫·希特勒，这次新闻报道的中心人物，这个被活捉了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生活、奋斗以及奇妙的死，对青年人来说，有着极大的魅力。

“准备拍摄还有什么需要检查的吗？”

导演摇了摇头，认为没什么问题了。

他和摄影师共事六七年了——年头不算太久，彼此却很了解。就导演本人而言，对希特勒简直是着了迷。当希特勒的事情一传开，他就毛遂自荐，来到这里。凭着他了解这个权势人物，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被指定为这次审判的广播电视报道的调协人。四个月来，他行程数十万里，广泛地同自希特勒再生以来所能接触到的人进行无数次谈话。他的工作室总是充塞着数百张胶卷，他在工作中焕发的极大热情令他的同事们迷惑不解。但是直到今天，审判前夕，他也不十分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

“行了，别动了。”导演打了个手势站起来，一只眼睛对准摄影机镜头，调好焦距，喀嚓一声按动了一下快门，

他又按了按自动开关，活动了频率装置，一切准备妥当。

在小小的镜头里，导演看到了通向破旧的安全岛右边的门打开了。一个携带武器的卫兵走过，他观察着听众席周围，向过道中心走了几步。然后返回门口，举起手臂。摄影机对着同一方向拍摄第二个进来的人。只见他走向一位海军陆战士兵问了几句话，那位战士只是点了点头。当另一个人出现时，他返回门口。这个人穿着粗制的褐色夜礼服，短上衣搭在肩上，裤子松垂，米色的衬衣配着黑色的领带。他慢腾腾地走着，左臂来回摇摆，仿佛失去了知觉；腿一瘸一拐，非常引人注目。导演调整了可变焦距镜头，对准他的脸部。这个脸上带有鲜明紫红色伤痕的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头发留得很短，嘴唇紧闭，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在鼻子和嘴唇之间留着一撮分明的、浓密的、灰白色的小胡须。

“降下去干什么呢？”摄影师在座位上俯身小声地问。导演右手拿着一把不锈钢钳子在摄影师眼前晃了晃。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辩护律师来到一排安全岛上。辩护律师站在他的后面对着摄影机，伸着的胳膊的阴影滑过墙壁，投射到走廊的墙壁上。希特勒侧脸听着，然后转过来张望着阴暗的会场。因为处于朦胧中，无论是摄影机，还是后面的人，他都无法辨别。辩护律师轻轻地走到第一排座位旁边，摆动着左臂，与希特勒上下比划着。导演努力想听清他们的谈话，但是由于听觉不好，而且两人的声音太低，除了咕哝声，其它什么也没听到。不过，他们的谈话还是在高度敏感的录音机的嗡嗡声中录制了下来。

摄影机镜头随着希特勒和他的辩护律师移到左边的书记长台上。导演用广角镜头拍摄。此时，摄影师在一旁小声

说：

“快把镜头对准门那边！右边门！”

在人们陆陆续续的进门中，他旋转摄影机的方向，以可变焦距镜头工作。

人们排成单行进来，领头的是一个将扮演起诉人角色的西德人。后面的五位是审理希特勒的国际法庭成员。这六个人随便在听众席围成一圈，相对而谈。唯有一位高贵的老年绅士，一直凝视着前方。他把手放在唯一的一个女人身上。很明显，他是个盲人。

历史是严酷的，同时又是带有讽刺性的。希特勒这个曾被认为死了二十五年的人，今天又出现在这个会场上。正是这个缘故，审理这个案件的追述人和法官是特别选派的，当事人一个人也不认识。他们如同在战场上互相敌视着、蔑视着……摄影机把他们的相遇系列地拍摄下来。

辩护律师同希特勒谈了一会儿话，同时瞅着主席台。然后朝安全岛走去。希特勒似乎不相信他脚下的地面，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每一级台阶，一瘸一拐地登上安全岛。从那个优势点，他可以纵观整个的听众席，微妙地、毫无阻挡地把目光停留在法官和追述人身上。

希特勒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审判席，藐视一切地微笑着。强烈的聚光灯照在他的脸上，汗珠闪着亮光。希特勒打手势招呼辩护律师过来，但由于律师正转向起诉人讲话，他便停了下来。

“让他们这样干吧！”希特勒强忍着，声音在大厅中回响。“让他们盯着我惊叹吧！让他们看看法律是如何不起作用吧！看看这些穿着法衣的凶手们在这小小的法庭上怎样玩

弄阴谋吧！让他们看看我是怎样的人！没有被告、没有原告。好呵，追诉人——你在想什么？我是不是你三十年前记忆的那个人？”

摄影机移向法官们的脸，录音机收录着人们如同催眠般的嗡嗡声。没有一双眼睛离开希特勒，也没有一张嘴抗议他的话。那些注视着他的人虽然显出愤怒的神情，却都被这种迷惑力镇住了。

辩护律师走到希特勒身边，他微笑地站着向审判团青睐。摄影师并不上当，如实地记录着这两个日尔曼后裔。希特勒还象二十五年前那么狂妄自大，辩护律师也无可辩驳地承认他的这种神情。导演也感到惊讶，对这个人物的个性和魅力产生了兴趣。

追诉人摇了铃，希特勒并不理他，转向法官说：“我深感抱歉，建议我们离开这儿。这个地方堆着的尽是肮脏的东西。”

希特勒的目光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此刻，复仇的欲望更加强烈。在卫兵的监视下，他朝门外走去——伴着狂笑走了出去。逃跑是可耻的，犹如失败一样不光彩。希特勒紧紧跟随他的辩护律师走下高台，从左面走了出去。海军卫兵们耐心地等待着。

会场一片寂静。

“上帝，这老头子满不在乎！他真是个重要人物！”摄影师咯咯地笑着说。

“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同一时刻，听众席走廊的灯突然亮了起来。强烈的灯光直射到摄影机全体工作人员身上。导演从他的器具边后退一步，看见说话人站在他身后的通道上。

他是个高个子。虽是平民装束，但具有军人气质。他迅速地审视着工作人员的反映，目光掠过导演的脸。

“你的摄影师看来对希特勒印象很深。”陌生人说。他英语说得很流利，但乡音很重。

导演来到通道上。

“我相信，我认识你。”他说。

“奥莱格·瓦西里维奇·库斯明少校，朱可夫元帅的助手，奉苏联之命前来参加这次审判。”他看看周围，点点头。“看来我们大家今天都希望来到这里，就像一些士兵为了实现美好的愿望期待着献身战场一样。”

“是的。”导演小声地说，“我记得你出席过书记长的招待会。那是我们相逢的地方，是不是？”

“是的，上校。”库斯明看着导演工作服上的肩章说。

导演不常穿这件特别夹克，因为上面带有他从前海军陆战队的军衔的徽章。自从海军陆战队在审判期间负责保卫联合国以来，他便穿上过去的带有军衔的服装，并故意脱下来，露出伤疤，以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你在克森打过仗，是不是，上校？”

“是的。”

“那是一次英勇而艰难的较量，”库斯明点点头说，“战士一个赛一个，我向你致敬。”他紧紧握着导演的手。

“上校，我相信你的才能。你的摄影机就像你当年的大炮一样，那么有威力。我期待着看到你们拍摄的电视。”

“我要在一定时刻秘密放映，”导演转过头对摄影师说，“把胶片带到实验室装配录音磁带。电视台没有人知道这

一点。”

两人看着摄影师清理了房间，然后站在通向装配录音磁带小间的第二级楼梯口。

“他不了解希特勒吗？”库斯明用怀疑的口吻问道。

“不了解。”导演回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批判思想。我们创造了历史，但不了解历史。”

“不见得，上尉。你拍摄了这个特殊的历史片断。你是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家。你正生活在这种经历的每一瞬间。”

他们从左面的听众席来到会场的门廊。

“希特勒幸存的奇迹，最初得知是在四个月以前，”导演温和地说，“是追诉人在慕尼黑宣布希特勒自首后的那天。我读过有关他的资料，还用了数百个小时录了了解他的那些人的谈话。我不能说不了解他。就是今天看到他，我也毫不畏惧。他的样子很固执，仿佛他将不死……”

“我没听别的美国人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但我相信你知道他们曾和我是多么接近。”库斯明轻松地说，“我将把我二十五年前在柏林几乎要看到希特勒的情况告诉你。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人们认为几乎是另一个时代。是啊，而今，当我在一个小间看到他的时候，又过去了那么多年。”

俩人走出门，外面是金色的秋色。库斯明指着停在门前的小汽车说：

“我的司机在那儿。这边走，我们可以很好地谈谈。”

—

潜 逃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猎人冲进了巢穴，柏林处在崩溃之中。

北面，在波美拉尼亚南部，罗科索夫斯基的俄罗斯第二师满载辎重穿梭般地从俄国工业中心开往前线。

南面，第一支乌克兰部队在猛冲。就在最后要冲进城市的时刻，部队突然停止前进，大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靠沉着苦熬着。科涅夫元帅再三请示斯大林进攻，但斯大林尚未决定领导攻击柏林，将建立不朽功勋的指挥官人选。

中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战斗英雄朱可夫郁郁沉思。周围，到处是德国士兵的尸体，其中也有身体肿胀、流血，但仍然可怖地活着的人。几个星期来，他一直侦察恰当的攻击点，深入巢穴侦察四足兽的方位、通道和工事。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他曾三次提出从莫斯科进攻的成功计划，然而也被搁置下来。斯大林一直保持着沉着、镇静，不慌不忙的姿态。

最后，四月十九日，日克里姆林宫选定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进攻指挥部，朱可夫部队直插躯干和心脏；总统府下的避难室。柏林所有精选的士兵全部战死。

四月二十日破晓，天气阴冷、潮湿，天空现出淡淡的令人厌倦的灰黄色条纹。79志愿炮队的炮手奥莱格·瓦西里维奇·库斯明一夜没有睡好。雨不停地下着，嘀嘀嗒嗒地打在卡车顶的白帆布上。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人因为连续的战斗发出下意识的呻吟、叫喊。炮手库斯明焦躁不安地期望着未

来，没有一点睡意。在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一千三百里的征途中，他感到精疲力竭，浑身仿佛散了架似地难受。他曾躺在不知名的村庄燃烧的大道上；在顿巴斯住过地狱般的房子。在乌克兰的田野上，动物和人的鲜血搀杂着；在基辅、明斯克和华沙，人的时代似乎已经覆灭，人的心灵再也没有自我意识。这一切将永远留在库斯明的记忆之中。生长在充满眼泪的大地上的种子，将结出最辛酸的果实。

当他来到柏林郊外，举起望远镜眺望着城市高大的建筑时，三年来的饥寒、仇恨和恐怖使他忍无可忍。他像头猛兽，要以复仇的狂怒与德国暴行进行较量。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好像憎恨城市的死神环绕着自己的肩膀拍手，回头嘲笑地指责他无能、要摧毁城市看一看似的。

这是他的一种变态行为。在休息中清理了自己的思绪后，又一次审视着城市，完全是一副冷静、沉思的眼神。他对准炮口调速器测量了距离，试图决心在炮火轰击的时候，在射击目标周围产生最大的摧毁力，使城市在炮声中崩溃。他询问了气象员，做了天气预报记录。当他结束了详细的计算分析后，估计炮兵连将在一下午就会把施勒西斯切车站周围的市区夷为平地。

库斯明踉跄地走出汽车，沉重的脚步踏着泥泞的小路来到厨房。厨师们还未调制好早餐茶点，没有饮料，他觉得连甲级香烟也有一种苦涩的味道。

“把我的拿些去吧。”

炮手库斯明没有注意到正坐在厨房边印有德国标记的圆筒上高大、结实的身躯。他前面的桶上盖着木板，上面放着一束地图。库斯明走过去，一眼就认出前面的军官正是朱可

夫元帅。他喀嚓一声站成了立正姿势。

朱可夫疲倦地回了一个军礼，然后招呼他过来。

“你的茶杯在哪儿？”朱可夫问道。

炮手库斯明急忙从食品带上解下茶杯递过去。元帅从旁边一个加盖小桶里舀了满满一杯柠檬茶。

“茶可能不太热。”朱可夫心不在焉地说。

“不凉，元帅同志，”库斯曼激动地说，“这茶很好，很热。”

“坐下吧，小伙子。”朱可夫让着，并指着另一个桶说，“我们在英国没碰到以前买到的好茶，但是我们不用等多久了。”

库斯明把茶杯放到临时凑合的桌子上，并把圆桶滚过来。

“你是炮兵连的？”朱可夫问着掏出一支香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轻轻地吐着烟雾。

“79志愿炮队，第三突击队。”库斯明生气勃勃地回答。

“79志愿炮队。”朱可夫看着库斯明自言自语地说，“你跟随我多长时间了，小伙子？”

“在斯大林格勒就开始了，元帅同志。”

朱可夫没说什么，这个小伙子是他最初亲自建立的79志愿炮队十几个幸存者之一。天啊，神圣的母亲……从斯大林格勒！然而元帅并没有询问他部下的个人私事，这不是无聊的作风。他没有培养他们那种婆婆妈妈的兴趣，他没有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城市、农村、家庭、妻子和父母，以及来这里遭受了些什么痛苦。在朱可夫的思想中，这种情绪会把判断弄

糊涂的。在最后的几公里战线上，他必须使用最精锐的部队。他要告诫他们以最恶毒的诅咒和上帝的祈祷前进。因为他明白，在战争的邪恶中，全体战士甚至他自己要呼吁祖国永恒的力量和上帝的宽恕。他要猛烈地进军柏林并完全占领它。他渴望这场战斗，城市渴望这场战斗。

朱可夫打开一张地图，从地上拣起两块石头压在两边。

“一小时后，炮声就响了。”他声音沙哑地说，“79在高地上吗？”

“是的，元帅同志。”

“负责施勒西斯切地区？”

“是的，首长。”

“你的另一个目标是什么？”

“进攻总统府，今天晚上兵营就设在周围。”

朱可夫摇摇头，拧熄了烟头又点了一支。

“今天你到不了，”他说，“但也用不了几天。那里的德国人比你见到的都多。他们还没有死。你在进入总统府时，记住，你要高度凝神，向高处瞄准目标。那座大楼必将在它的根基上崩溃，埋葬下面的一切。我再重复一遍，目标要高。”

“营长的命令正相反，元帅同志。”库斯明说，“一个水平弹道，那里可能保证效果更好。”

“营长的命令可能除了总统府还有别的意图。”朱可夫冷静地说，“我想摧毁总统府，但不想摧毁避弹室。不要毁坏它，要小心对付。我要幸存者。我要他们落入陷阱，直到把他们挖掘出来。”

炮手库斯明目不转睛地抬头看着坐在侧面的朱可夫。